

第十六章 皇榜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待範閑離開這家同福客棧之後，室中的四位讀書人麵面相覷，似乎想不到天下竟然會掉如此大的一個燒餅砸在了自己的頭上。

“這可如何是好？”楊萬裏有些傻乎乎地坐在**。成佳林與史闡立向他恭喜之後，笑道：“從此以後，楊兄等於是攀上了相爺與戶部尚書，這仕途隻怕會一帆風順了。”

楊萬裏憨厚的臉上卻透著一份苦悶：“我向來是極欣賞小範大人才學，此次春闈也多虧大人通融，想來幕後閱卷，這位小範大人也出了不少力，隻是...我更希望小範大人今天沒有來這麼一趟。”

成史二人啞然無語，知道楊萬裏感覺範閑似乎有市恩之感。

一向隱為眾人首領的侯季常卻微笑搖頭道：“小範大人若是市恩，斷不必親自來此，萬裏你多慮了，我已決定，從個以後，在朝中便以小範大人为念，定要做出一番事業來。”

史闡立愕然，心想一向清高自謝的侯兄為何突然轉了性子。

楊萬裏搖頭道：“我也知道，每科考試，門師學生這是慣例，隻是侯兄知道，我一向敬重小範大人才學，考院之中因為身上那件夾帶的緣故，又極喜小範大人性情，所以總希望小範大人與這些朝廷官員能有些許不同才是。”

“求全了，求全了。”成佳林責備道：“小範大人雖有詩中仙材，但畢竟也是朝中官員，權貴子弟，能夠親身來此。已屬不易。萬裏兄難道希望小範大人是個不食煙火的真仙人？何況真仙人對這個窮苦凡世，並不見得會比一位精於謀劃的能吏要更好。”

史闡立拍掌讚歎道：“佳林兄話雖少，但今日這話說得透徹。”轉向楊萬裏說道：“若說崇拜之情。萬裏你絕對不如我，半閑齋詩話我時常手捧誦讀，裏麵那百餘首詩可以倒背如流，但今日見著小範大人，我卻沒有一絲毫失望。為何？全因為詩乃心聲，這位小範大人確實是我輩灑脫中人，與朝中那等腐朽官員，豈可一道而論。”

他笑了笑，接著說道：“先前我提著燒雞過來時。巷中打傘之人不多，我這人就愛玩個亂勁兒，瞅著一把傘下的年輕人麵容清秀，氣息清新可人。所發議論又有些新奇駭人。所以莽撞鑽到了他的傘下，一路走了過來，如果換作是一般的權貴官員，豈能容我如此無禮？偏那位小範大人卻是滿臉微笑，與我同行，麵色沒有一絲不自然。客棧中知道他便是範閑，說實話，愚兄真有些驚喜。範閑範閑，果然沒有讓我失望。”

眾人此時才知道原來先前還有這麼一段事情，怪不得範閑剛才說與史闡立有半傘之緣，想到其中感覺。不由微笑了起來。楊萬裏有些尷尬地摸摸腦袋：“或許...隻是感覺有些幻想破滅的寂滅感？總覺得小範大人應該是那種閑臥葡萄架，醒書萬首詩，不理朝中齷齪事的清貴人物。”

侯季常不讚同地搖搖頭，冷冷道：“那種人物看似清逸脫塵。卻實在是於國無用、於民無益，若範大人真是這種詞臣模樣，我反而會瞧不起他。”

“不見得，不見得。”楊萬裏歎氣道。

侯季常淡淡一笑說道：“說來不怕諸位笑話，讀書人何以報國，隻有入朝為官一條，而朝政之艱深可怕，又豈是你我這種局外人所能了解？所以小範大人今日前來，實際上不是他需要我們，而是他知道，我們需要他。”

他頓了頓，又道：“我雖有些傲骨、卻不是不知進退的酸腐之人，既然我們有這個機會，當然要把握住，如果在朝中我們一定要跟隨某個人物，那麼我想，範大人應該是最好的對象，想來日後官場上作為，與我們平日裏的理想才能最不衝突。”

眾人齊聲並道：“為何？”大家本就有些奇怪侯季常堅決的態度，此時聽他再次強調，更感好奇。

侯季常從桌上端起茶杯，看著旁邊範閑飲剩的殘茶，略有些出神，半晌後才說道：“一個雨天行路的當朝紅人，居然會留神自己傘麵上的積水落下時，不要滴入路邊躲雨小販的鍋中，寧肯自己的身上被打濕，還要往外麵側一側。如

此細心仁厚的人物，如果不是大奸大惡，就是大聖大賢。”

他微笑道：“一個十七歲的年輕人，不可能隨時隨地都能掩飾得如此之好，所以我認定小範大人是位大聖大賢，我的判斷就是如此簡單，因為我被雨中那幕感動了。”

房中一片沉默，許久之後，才傳來一陣唏噓之聲

第二日，考院左側的那麵朱牆之上，終於貼出了考生們翹首以盼的那張黃紙。慶國春闈取士規矩倒不複雜，鄉試之後是會試，會試後便要取出三甲人選，隻是不定名次，依筆畫排列在皇榜之上。

三甲的人數曆年不等。因為慶曆三年曾經加開過一次恩科，所以後兩年取士的人數都有些偏少。今年皇榜上的名字，一共隻有一百零八個。正因為取得少，所以不論是京中太學的學生，還是各郡各路來京趕考的貢生，都有些緊張難安。

考院西向是一座橋，若想去朱牆下看榜，得過橋而行，此時朱牆之下已經圍滿了穿著長衫的學生們，人頭攢動，正緊張無比地在大黃紙上尋找著自己的名字。

而在橋的那頭，心裏已經吃了定心丸的侯季常與楊萬裏緩步走著，橋麵上仍殘留著昨日留下的雨漬，石磚間的青苔顯得格外濕滑，四人往那邊走著，成佳林險些滑倒了，惹得眾人一片笑聲。成佳林自嘲一笑，雖然他與史闡立二人的步子與兩位友人一般緩慢，但內心深處卻是難免緊張。

來到朱牆之下，四人好不容易擠進了人群，從左手邊開始看起，不知道看了多久，猛聽著史闡立一聲喜呼：“侯兄，侯兄！中了！中了！”

其餘三人聽著聲音，趕到了史闡立身邊，果然瞧見頭頂第三排裏赫然寫著侯季常的名字，不由好生興奮，楊萬裏輕輕捶了侯季常肩頭一拳，滿臉笑容。

侯季常微微一笑，想表現出一絲自矜，但是這是何等樣的大事！他雖自號清高，但想到十年寒窗之苦，家中父母殷切期望，諸多身旁士子豔羨目光，也不免有些飄飄然起來，嘴唇不自禁地咧開，露出了極開心的笑容。

此時，皇榜上“侯季常”三個金粉寫就的名字，似乎正在陽光下閃閃發亮，顯得金貴無比，前程無限。

...

四人這下不再分開，幹脆往右仔細看去，又不知道過了多久，終於成功地在皇榜裏找到了楊萬裏的名字，此時才真正相信了昨天小範大人的話。楊萬裏看見自己的名字果然上了皇榜，激動萬分，雙目有些赤紅，訥訥自言自語道：“真的中了，真的中了。”

他忽然怪叫一聲，從人群裏衝了出去，跑到橋邊，對著橋下的水麵大聲吼叫了起來，聲音回蕩在橋洞之中，發出嗡嗡的聲音。

三位友人微笑看著他，知道他為何如此激動楊萬裏八歲喪母，自幼在泉州孤苦長大，全虧父親忍著饑寒為他購了不少卷藏書，又一力勸他入族學忍著白眼學習，極其困難地過了鄉試，這才來到了京都。

但是京都一月，楊萬裏才發現，自己的才能應該是有的，自己的疏論道理比旁的士子還要更切實際一些，但無奈何家山偏遠，族學簡陋，總是沒有學到京中學子們的繁華辭藻，一篇策論寫出來總是幹巴巴的毫不引人。

所以就連侯季常、史闡立這些摯友也都認為他不可能取中，楊萬裏自己也沒有存什麼指望，所以花了最後的銀子買了一件學生間最流行的夾衫，將史闡立的文章夾在了裏麵，想賭上一賭。

哪裏料到，竟還沒進考院、就被居中郎範閑給揪了出來，當時楊萬裏心喪若死，本以為自己這十年寒窗算是荒廢了光陰，沒想到這位小範大人卻給了自己第二次機會。

考完出院，他沒敢動用夾衣裏的小抄，自然做的策論詩賦毫無光采可言，所以也絕了錄中的所有念頭，隻是飲酒作樂，隻是聽說郭尚書被捕入獄才多了一絲歡顏。沒想到昨天小範大人卻親自來同福客棧看自己，並且暗中點明，自己可能會入三甲。

悲後是喜，絕望後是希望，這種情緒的衝擊一直延續到了今天白天，楊萬裏過橋之後，站在朱牆之下，愈發覺著昨天小範大人的來訪是一場夢，自己是不可能中的。

...卻，真的中了！

楊萬裏望著微蕩河水裏自己那張有些扭曲的麵容，稍稍平靜了一下，自然明白為什麼自己短短數日間能得如此造化，心中對那位年輕的大人好生感激。

[上一章](#)[回目錄](#)[下一章](#)